

昆仑

III

凤歌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昆仑

III

凤歌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昆仑 . 3 / 凤歌著 . — 成都 : 四川文艺出版社 ,
2019.5

ISBN 978-7-5411-5139-2

I . ① 昆… II . ① 凤… III . ①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03413 号

KUN LUN SAN

昆仑Ⅲ

凤歌 著

责任编辑 邓 敏

责任校对 汪 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 2 号)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66mm × 235mm 开 本 16 开

印 张 19 字 数 280 千
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5139-2

定 价 42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069336。

目 | 录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001 | 第一章 ◇ 假鸾乘风 | 147 | 第七章 ◇ 花中圣哲 |
| 023 | 第二章 ◇ 魂断钱塘 | 173 | 第八章 ◇ 雾林奇姬 |
| 051 | 第三章 ◇ 无法无相 | 197 | 第九章 ◇ 天涯穷途 |
| 073 | 第四章 ◇ 杏林医隐 | 221 | 第十章 ◇ 烟波微茫 |
| 097 | 第五章 ◇ 群魔乱舞 | 249 | 第十一章 ◇ 否极泰来 |
| 123 | 第六章 ◇ 见花生佛 | 271 | 第十二章 ◇ 情天恨海 |

假鸾乘风

梁萧见此情形，心中焦急，可那两枚松针始终亘在穴道中间无法冲开。情急中，他灵机一动：“公羊先生不是教了我‘碧微箭’吗？外刚内柔谓之出，我何不以外刚内柔之劲将这两枚松针射出去？”他默运内力，到了膻中穴处，刚劲在外，柔劲在内，忽地引弓而发，哧的一声，松针离体飞出。

梁萧大喜，如法炮制，将神封穴的松针也逼了出来。这时公羊羽神志不清，手舞足蹈，反复叫嚷“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”，业已到了疯狂的边缘。

梁萧不及多想，一跃而起，一掌按在公羊羽的玉枕穴，真气注入督脉，直抵大椎，大喝一声：“救！”

这法门出自《紫府元宗》的《入定篇》。修道者初入定时多有杂念，一招不慎就会立刻走火入魔，因此身边多有师尊护持，待其入魔，便用此法喝转。公羊羽此时的情形仿佛走火入魔，是以立竿见影，他应声一震，灵台转为清明。

萧千绝与公羊羽有深仇大恨，本想趁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除掉这个劲敌，不料紧要关头，梁萧横插一足。萧千绝眼见公羊羽目光沉静，心知功败垂成，心中恼怒无比，于是用力吹芦管，欲趁对手立足未稳，攻他个措手不及。白袍人也是一般心

思，鸟笛声越发激烈。

公羊羽当此两面夹击，暗叫不好，当下归真守一，盘膝坐倒，左手鼓动软剑，急奏《风雨》之声，抵挡萧千绝的芦管；右手摘下腰间的红漆葫芦，咚咚咚敲击岩石，声不离宫商之调，暗合《鸱鸒》之曲，抵挡白袍人的鸟笛。

他适才身陷癫狂，心力消耗太剧，这时以一敌二，倍感吃力，不消片刻，头顶已是白气蒸腾。忽然噗的一声，酒葫芦破成两半，再一瞬，指尖掠过剑锋，皮破血流。

梁萧见状，纵身上前，挥掌拍向白袍人。那人见他年纪轻轻，掌风如此凌厉，心中微微一惊，也不见他晃身，人已到了一丈之外。梁萧趁机掠出，将阿雪抱在怀里。

阿雪见了他，心中欢喜无限，秀目中涌出涟涟泪光。白袍人见状，眉间透出一股杀气，可又不便抽身，唯有恨恨瞪视。梁萧见三方越斗越急，撕下衣服，塞住阿雪双耳，呼呼两掌扫向萧千绝。萧千绝凝然不动，梁萧掌风一到，他衣袍一张一缩，将来劲从容化解。

梁萧暗暗吃惊，想要上前缠斗，可又放不下阿雪，但若不阻止二人，公羊羽必败无疑。正觉两难，忽听一记钟声，浑厚洪亮，摇山动谷。只听有人朗朗笑道：“两个打一个，哈哈……不要脸。”笑声中，嗡嗡嗡嗡钟鸣不绝，声声敲中芦管起承转合的空当。萧千绝一时不防，几被钟声攻得散音走板，只得弃了公羊羽，抵御钟声。

公羊羽腾出一只手来，念到方才的狼狈，厉声道：“贺陀罗，先前的不算，咱们一对一再比过。”一腔恶气发泄在白袍人身上，公羊羽双手以剑代琴，奏起一曲《殷武》：“挾彼殷武，奋伐荆楚……”杀伐之气直冲霄汉。白袍人不敢怠慢，也以鹰啼应对。

又听一声长笑，山道尽头，九如肩扛铜钟，阔步走来。那口钟比起寒山寺的钟小了一半。九如举棒敲钟，嗡嗡巨响。他瞧见梁萧，笑道：“小家伙，你也在？”不待梁萧回答，目光一转，又盯着白袍人笑道，“贺陀罗，和尚遇上了一个老相识，叙了叙旧，是以来迟。哈哈，你想不想我？”唰的一棒，当头直击白袍人。

这一棒平白直入，并不出奇。白袍人却很忌惮，飘退丈外，将鸟笛收入袖间，

冷笑道：“老贼秃，死缠烂打吗？”九如笑道：“死缠是你贺臭蛇的本行，烂打才是和尚的能为。打蛇打七寸，牵牛牵鼻子。哈哈，可惜你贺臭蛇不是道士，要么和尚还得找根绳子牵你一牵。”口里说笑，手中木棒翻飞，招招紧逼。

白袍人闪身飘退，扬眉道：“老贼秃，天地虽大，大不过一个‘理’字。洒家从没招惹过你，当年你和萧老怪以多欺少，把我逼出中原也就罢了，如今我才返中原，你就追了洒家几千里，这算什么道理？”

嗡的一声，九如将铜钟重重搁下，乌木棒就地一顿，冷笑道：“贺陀罗，你还有脸说这个‘理’字？你一入中原便残杀三百多人、奸淫六十余人，无恶不作，当真百死有余。”

贺陀罗哼了一声，不耐道：“那些废物，生来就是给洒家练功用的，杀几个打什么紧？至于那些女子，能得洒家垂青，那是她们的福气。”

九如目光如炬，在他身上转了两转，像煞有介事地点头说：“贺臭蛇，你放屁也放得很有道理。”下一瞬却一棒挥出，贺陀罗扭身让过来棒，厉声道：“今日有你无我！”从肩头撤下一支奇形兵刃，手柄居中，四方各有尺许刀锋，弯似残月，冷若秋水，形同一个大大的卐字。

九如识得这兵刃名叫“般若锋”，不由得笑道：“掏家伙吗？”接着棒法转疾，大喝一声，“去！”大钟呼的一声，向贺陀罗当头压来。

“般若锋”一闪，将铜钟劈成两半。九如长啸一声，棒如快鸟穿林，透过两片铜钟，点向贺陀罗的心口。贺陀罗身若无骨，曲折避过。“般若锋”滴溜溜地转动，便如擎着一轮明月，向九如翻滚杀来。

公羊羽平生自负，见九如出手，不肯弹琴扰乱；转眼凝视萧千绝，笑道：“贺臭蛇有老和尚作陪，咱们也了断了断。”

萧千绝冷冷道：“正合我意。”意字未落，公羊羽大袖飘飘，软剑刺到他的面门。萧千绝身形摇晃，双掌忽刀忽剑，忽枪忽戟，一瞬间变了七八种招式，挡住公羊羽狂风般一轮剑刺。公羊羽杀到兴起，纵声长啸，剑若风吹落花，月照流水，出乎性情，任其自然。

萧千绝眼见徒手难以抵敌，自袖间取出芦管。他的“天物刃”本是内劲，要旨

在于“天下万物皆为我刃”。运之拳掌，血肉化为刀剑，运之纸页草茎，也如钢刀铁棍，无坚不摧。他将芦管拈在指间，唰唰唰凌空刺出。五寸长的一段细管，气势却不弱于天下任何兵刃。

四大高手捉对儿厮杀，梁萧瞧得眼花缭乱，不知从何看起。看过九如、贺陀罗一对，又错过公羊羽与萧千绝；专注后者，又错过前者。

斗了一会儿，贺陀罗闪避之际，忽见公羊羽背对自己，心生毒念，抽冷子避开九如，一挥“般若锋”，偷袭公羊羽。公羊羽反剑挡住，转身凌厉还击。

萧千绝不愿与贺陀罗联手，略一迟疑，忽听九如笑道：“萧老怪，三十年不见，和尚还当你死了呢！”说着挥棒打来。萧千绝举芦管挑开来棒，还了一掌，冷冷道：“老和尚能活到今天，才叫奇了怪了。”九如哈哈大笑，乌木棒横劈竖打，左挑右刺，与萧千绝以攻对攻，各不相让。

斗不多时，萧千绝一转身，又对上贺陀罗，九如则与公羊羽交手。这四人当年均曾会过，多年不见，都想瞧瞧对方进境，是以频换对手，捉对儿厮杀。梁萧看得入神，心中猜想四人谁更厉害。忽听九如笑道：“老穷酸，你和萧老怪、贺臭蛇不同。和尚本来不想教训你，可你绰号不对，犯了和尚的忌讳！”

公羊羽皱眉道：“什么绰号？”九如笑道：“有人叫你天下第一剑，‘剑’字也罢了，‘天下第一’这四字，大大犯了和尚的忌讳。”公羊羽呸道：“胡吹大气，难道你是天下第一？”九如翘起左手拇指，嘻嘻笑道：“老穷酸果然是读书人，见识不凡，和尚不但天下第一，天上也是第一。”

公羊羽见他摇头晃脑，又好气又好笑，骂道：“无怪和尚叫作秃驴，脸皮之厚，胜过驴皮。”他得九如解围，心中感激，始终留手。这时被九如一激，起了好胜念头，放开手脚，径取攻势。两人兵刃颜色相近，缠在一处，凝滞处如黑蛇绕枝，矫健处似乌龙乘云。九如斗得兴起，连呼痛快。

正自大呼小叫，忽听山外一个声音叫道：“老秃驴，是你吗？”声如巨雷，震得群山皆响。九如神色一变，脱口骂道：“是你爷爷。”那人哈哈大笑：“老秃驴，来来来，咱们再斗三百回合。”九如脸色难看，骂道：“屁！和尚另有要事，不陪你胡闹了。”忽将公羊羽晾在一边，呼的一棒，向贺陀罗头顶落下。

贺陀罗较之三人略逊半分，单打独斗或能撑到五百招上下，这时走马换将，变数百出，不觉有些忙乱。忽地遭袭，首尾难顾，被九如唰唰两棒，逼得后退不迭。忽听九如炸雷般一声“着”，一棒飞来，正中左肩。贺陀罗痛彻骨髓，转身就逃。

九如紧追不舍。两人一逃一追，上了一座山梁，忽地一条人影凭空闪出，截住九如笑道：“老秃驴，别走！”拳打脚踢，招式精妙，以九如之能，也只有止步对敌。

公羊羽、萧千绝无不惊讶。他二人深知和尚厉害，不想来人赤手空拳，却逼得九如团团乱转。再瞧那人武功，以二人的见识，也看不出他的来历。

两人疾如星火斗了二十余合。九如一棒逼退来人，一纵身跃过山梁。那人怪叫：“哪里走……”一个筋斗翻过山梁，飞赶上去。公羊羽和萧千绝见这人言谈举止无处不怪，武功又高得出奇，心中均感莫大好奇，忍不住双双追赶上去。

公羊羽奔出数步，忽又停下，转身瞪视梁萧：“小子，今天你于我有恩，杀你不合道义。但你若再助鞑子，老夫就算背负不义之名，也要取你性命。”

梁萧略一沉默，说道：“先生放心，我从今往后，绝不再伤一名大宋百姓。”公羊羽皱眉打量他一眼，一点头，跟着萧千绝去了。

梁萧叹了口气，回望阿雪。少女双颊绯红，一对秀目灿若星子，长长的睫毛上还有点点残泪。梁萧把她脉门，但觉任、督二脉滞涩，运劲冲击，全然无功。他于是运起“弓之道”，将内劲注入阿雪体内，刚劲为弧，柔劲在弦，凝气为箭，沿路激射过去。阿雪胸口忽地一轻，脱口叫道：“哥哥，我想死你了！”

梁萧皱眉说：“你怎么来的？”阿雪眼眶一红，说道：“我……我见你上房追人，心一急，打马出城来找。”梁萧道：“你来找我，怎么又落到贺陀罗手里？他……他有没有欺负你……”说到这句，微觉迟疑。

阿雪说：“那会儿我骑马出城，不知东西，跑啊跑的，忽觉马身一沉，有人坐到我后面……”梁萧忍不住问：“贺陀罗吗？”阿雪说：“是啊，我回头一看，又不见人，一转头，他却在我耳边吹气，怪痒痒的。”说着甚觉羞赧，双颊如染胭脂。

梁萧心中翻腾，沉默一下，又问：“后来呢？”阿雪道：“后来我反掌推他，不料打了个空。收掌时，他又在我耳边吹气，边吹边笑，还说：‘小姑娘，你会武功啊？’我又害怕又奇怪，忍不住问：‘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姑娘？我穿的可是男人

的衣服。’他说：‘洒家这双眼睛，看一根汗毛就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，更别说你这么好看的小姑娘。’我听他阴阳怪气的，心里很不舒服，就说：‘你再不下马，我可要打你了。’他说：‘好啊，你打，打得着我就下马。’说着伸手在我脸上摸了一下。”阿雪说到这儿，面孔更红了。

梁萧摇头道：“阿雪，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”阿雪道：“后面还有怪事，你不听太可惜了。”不待梁萧回答，又说，“我一生气，又回头推他，但我一回头，就看不见他，一转身，他又在我耳边说话。”

梁萧盯着少女，心头一痛：让她说出来，哭一场也许更好。于是低下头，默默听着。阿雪说：“就在我赶不走他，心里着急的当儿，身后传来当当当的钟声。嗯，就跟老和尚的钟声一样。那人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‘该死的贼秃，赶你……赶你奶奶……的丧！’”她说完这句，脸一红，忙道，“哥哥，这可不是我骂的，是那人骂的。”

梁萧皱了皱眉，阿雪又说：“他骂了两句，点了我的穴道，笑着说：‘小姑娘，借你的马儿使唤使唤。’一把抢过缰绳，打马狂奔。跑了好一阵才停下，带我下马，解开我的穴道。我这才看清他的样子，心里害怕，不觉哭了起来。那人笑着说：‘不要哭，咱们找个好地方，洒家让你大大地快活。’我说：‘我找不着哥哥，怎么都不快活。’那人说：‘不用找了，我就是你的好哥哥，待会儿你快活了，叫我两声也不错。’一边说，一边拉着我往林子里走。我挣扎不开，正在着急，忽又听见钟响。那人一呆，怒道：‘他娘的臭贼秃，就不叫人安逸。’他一边骂人，一边又抓我上马。可是每次停下，钟声总会传来。他又生气又害怕，一听钟声，立马就走。”

梁萧松了一口气，心想：必是九如大师追赶，贺陀罗抓到阿雪也无暇作恶。至于九如大师手持大钟，想必是为了克制他的鸟笛！

阿雪又说：“这么赶了一夜一天，把马儿也跑坏了。那人丢了马带我步行，走了一段路，忽见一群大元士兵，他们瞧我穿着军服，就叫白衣人放人。他只顾冷笑，制住我的穴道，纵身上前，一拳一个，把他们打倒了。”梁萧心想：那些元兵是为救阿雪死的。忍不住又问：“后来呢？”

阿雪道：“还剩六个士兵，丢了武器想要逃命，被那人抓回来，逼他们进村。村子里没人，他就让这六人砍柴烧火，洗米做饭。他吃过了饭，叫六人站成一排，一拳打过去，六个人就不动弹了。他绕着六人转了一圈，似乎很得意，笑了两声，又对我说：‘好啦，老和尚被我抛下啦，再也没人打扰我们了……’我见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心中害怕，正想跑开，却被他扯住衣袖，这时忽听屋顶上有人道：‘老穷酸，咱俩的事先搁一搁。’另一人说：‘随你便！’我听出是萧千绝和公羊先生，心里又惊又喜。那人一听，脸却变了，笑着说：‘老怪物、老穷酸，你们一派宗师，怎么行事鬼鬼祟祟的？’萧千绝说：‘贺陀罗，当年你来中土作恶，我说过什么？’那人默不作声，萧千绝说：‘我说过，老夫有生之年，不许你踏入中土半步！’那人十分生气，大声说：‘你和老秃驴以多欺少，逼迫我发下违心誓言，如今我武功有成，当年誓言全不算数！’萧千绝沉默一下，说道：‘我平生最恨三等人：一是言而无信之人，二是自以为是之辈，三是奸淫妇女之徒。贺臭蛇，这三条你占全了，你是自行了断，还是我代你出手？’

“那人一听，笑着说：‘萧老怪，好啊，你和老穷酸一起上。’萧千绝说：‘你也配？’说完一掌挥来，那人挡了一掌，笑着说：‘咱们先比脚力。’一把抓着我，撒腿就往山里跑，萧千绝也追上来。那人在山里绕了一会儿圈子，停下说：‘萧老怪，洒家带着一人，跑起来比你辛苦，如今再打，你可占了便宜。’萧千绝说：‘好，你休息一下，咱们再打。’那人说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先比比别的。听说萧老怪你有两只秃鹫，长空无敌对不对？’萧千绝说：‘那又如何？’那人就说：‘我也有几只鹰儿，大伙儿先比鸟儿，再比武功。’见萧千绝点头，他就取出一根血红的笛子，吹奏起来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梁萧叹道：“阿雪，后面的我也瞧见了。”阿雪这次得保清白，全靠九如与萧千绝。前者也罢了，后者施以援手，梁萧满心不是滋味。

两人对坐一会儿，梁萧忽地起身，叹道：“阿雪，走吧。”阿雪问：“哥哥，你不追萧千绝和公羊先生了？”梁萧皱眉说：“我总不能抛下你！”阿雪呆了呆，双目一红，泪水涌出，挽住他的手颤声说：“哥哥，你千万答应我，不论怎样都别丢下阿雪。这一天一夜，我见不着你，真……真比死还难受！”

梁萧呆了呆，伸手给她理了理秀发，叹道：“傻丫头，以后我无论去哪儿，都会带着你。”阿雪听了这话，心满意足。又觉他手指拂过面颊，麻酥酥、热乎乎的，心儿怦怦乱跳。这时忽听哈的一声，从山梁后转出个人来，白衣白发，正是贺陀罗。

贺陀罗趁九如被那无名高手缠住，藏身密林，待人走尽，方才潜出。他猜想九如要追自己，必会向前追赶，自己反其道而行之，必让对手扑空。他转回来，正巧遇上梁萧兄妹。他瞅了梁萧一眼，哧哧笑着说：“小姑娘，他是你哥哥？你叫得挺亲热啊，要不，你也认洒家做哥哥？”

阿雪躲在梁萧身后，胆量大增，大声说：“你头发都白了，做我爷爷都嫌大！”贺陀罗下意识地捋了捋头发，冷笑着说：“小姑娘你懂什么？洒家这叫少年白。你不要我做哥哥啊，我偏偏要做！”阿雪扁嘴道：“天底下我只有一个哥哥。”贺陀罗笑道：“这好办，我把你这个哥哥杀了，不就只剩我一个了吗？”

阿雪听得发呆，一时答不上来。贺陀罗盯着梁萧，眼里凶光迸闪。梁萧笑了笑，一抬头，扬声道：“九如大师，你来得正好。”贺陀罗被九如千里追击，已是惊弓之鸟，闻言匆匆掉头，不见半个人影，心知上当。再一回头，梁萧抱着阿雪，正飞也似的向一座山峰奔去。

贺陀罗心中恼怒，口中哧哧笑道：“好小子，跟我使诈？”两个起落，离梁萧不过十丈，又笑着说，“好妹妹，你想你哥哥怎么死啊？囫囵着死，还是零碎着死？如果不跑，我叫他死得囫囵一些。”

阿雪吓得牙关嘤嘤直响。梁萧一转身，钻入一处密林，忽又大叫：“公羊先生！”贺陀罗笑道：“又骗人？哈，洒家先割你的舌头，瞧是怎么长的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锐风破空而来。他身形后晃，双掌拍出，数枚细小物事落在地上。定眼一看，竟是数枚松针。贺陀罗大吃一惊：“老穷酸的‘碧微箭’？我明明见他跟萧老怪同路，怎的一眨眼又绕到这儿来了？”他飞也似的退出林子，厉声笑道：“老穷酸，有胆的滚出来，与洒家大战三百回合。”

叫过了阵，林中不见应声。贺陀罗心中惊疑，又叫一声：“老穷酸！”还是没动静。他仔细回想，刚才的“碧微箭”劲道平常，不似公羊羽的劲疾。

贺陀罗连呼上当，飞身钻入密林。追出三里多远，抬眼一望，梁萧背着阿雪，正在攀爬那座高峰，不由得扬声大笑：“好小子，你真比泥鳅还滑！”

梁萧听见笑声，暗暗叫苦。他使诈惊退贺陀罗，心想这人轻功厉害，走平路难以摆脱。山上有座石洞，也许可以藏身，贺陀罗若向前追，势必错过。计谋原本出奇，不料没到石洞，贺陀罗就醒悟赶来。这时已经上山，梁萧骑虎难下，只有硬着头皮向上攀登。

越往上攀，山势越发陡峭，许多地方只有少许凸石、浅坑可以落脚。耳听下方笑声咻咻，低头望去，贺陀罗攀缘如飞，逼近山腰石洞。阿雪惊慌道：“哥哥，他追上来了！”梁萧心念电转，举剑将下方的老藤斩断。阿雪正觉奇怪，忽听贺陀罗大声怒喝，掉头下看，一阵目眩。二人已经升到数百丈高处，下方的林木、岩石越见细微。贺陀罗身在山腰，越显渺小。只见他左手攀着岩石，两足下撑，蛇行似的爬了上来。阿雪不由得心中奇怪，说道：“哥哥，他爬山的样子好怪。”梁萧低头一看，也觉惊奇。

藤蔓被斩断，贺陀罗只有凭借手足攀登，刚爬数丈，便觉左臂酸痛乏力。他不久前挨了九如一棒，这一棒击石成粉，虽说卸去不少劲道，可是依然伤了筋骨。没办法，只好收起一臂，以两腿一臂向上攀升。

三人越攀越高，罡风猎猎，吹得须发横飞。梁萧每攀数丈，便将沿途的藤蔓、松柏斩断，不予贺陀罗任何借力之物。阿雪回头下望，下方的景物越来越小，一时心惊胆寒，不敢再看。偷眼向上一瞥，心中更觉骇然，上面绝壁倚天，除了几棵老松，没有半点可借足的地方。

阿雪暗暗叫苦：一失足，我俩岂不尸骨无存？惊惶一阵，旋即又想，即便摔死，也与梁萧死在一起。一念及此，惊恐中又生出无比甜蜜，将头枕在梁萧肩上，似能听见他的心跳。阿雪仿佛置身梦里，无论云山松石，都是那么缥缈虚幻。

梁萧一心脱险，激发出浑身潜力，爬到双手流血，浸透藤蔓岩石。贺陀罗无可攀附，又少了一臂，攀爬吃力。爬了一阵，抬眼望去，上面数百丈岩石秃秃的，好似一面镜子。又见梁萧的身子越来越小，好似钻入云中。贺陀罗惊怒交迸：这小子是猢猻变的吗？忽觉左臂越来越痛，心知再不静养，势必留下病根，于是盘算：我

守在山腰，等伤好了，再去捉他们。

又过了两个时辰，梁萧爬到峰顶，四肢瘫软，气也喘不过来。阿雪掏出手帕给他抹汗，转眼一瞧，山顶横直数丈，正中长了一棵老松，枝干夭矫，骨秀风神，下方岩石上有一凹坑，蓄满雨水，水清见底。

梁萧探头看去，贺陀罗一手二足，正贴着崖壁向下滑落。他不进反退，梁萧不胜吃惊，转念细想，悟到其中缘由，说道：“大恶人一时上不来，咱们由背面下去。”转到背面一看，大失所望。其他三面更加陡峭，相形之下，二人上来的地方真如康庄大道。

梁萧颓然坐倒，阿雪也傍他坐下。两人经此一劫，困倦不堪，靠着松树不觉入睡。不一会儿，梁萧警觉醒转，但觉凛冽罡风从东北袭来，砭肌刺骨，不由得缩了缩脖子。低头望去，阿雪尚未醒转，浑身蜷作一团。

梁萧脱了衣衫盖在她的身上，背身挡住风势。回头望去，阿雪细黑的眉毛微微皱起，似乎隐含愁意，不觉心头一酸：她跟随我以来，时时担惊受怕，没有什么安稳时候……

正在自怨自艾，忽听阿雪低低唤了声“哥哥”。梁萧定眼看去，少女双眼紧闭，原是梦中呓语。梁萧心中怜惜，将她秀发拢起。阿雪的眼角渗出一滴泪珠，口中喃喃念叨：“新月曲如眉，未有团圆意。红豆不堪看，满眼相思泪。终日劈桃穰，人在心儿里。两朵隔墙花，早晚成连理……”声音微不可闻，却一字字敲在梁萧心上。他少时在“天圆地方洞”读过这首小令，那时还不明白其中的深意，而今年事稍长，终于领悟了一些。想是阿雪从韩凝紫已久，听其吟诵，记在心里，平时不说，梦里却念了出来。

阿雪想是梦到了伤心事，念完词句，泪水不绝流出。梁萧望着她，心头闪过一丝歉疚。阿雪的情意他不是不知，只是始终放不下柳莺莺，有意无意总想回避。可是，任他躲来躲去，笨女孩的痴念却如一缕春萝，将他缠缚着，纵使枯萎，也不愿与他分离。

阿雪哭醒了，一张眼，正遇上梁萧的目光。她不知发生了什么，被他一瞧，面红心跳，又见梁萧眼角似有泪影，忙问：“你……你怎么哭了？”

梁萧叹道：“傻丫头，我怎么会哭？你自己才哭了！”阿雪想起梦中所见，窘迫起来，掉转头：“哥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”梁萧皱眉说：“我几乎忘了。”他剥下松树树皮，搓制绳索，可是搓到天亮，绳索也不过数丈，要想垂到山下，根本没有可能。

忽听一阵叽叽喳喳的鸟叫，梁萧变了脸色。抬眼一望，无数麻雀飞上山顶，仿佛一阵疾风，绕着松树盘旋。

哧哧的笑声钻破罡风，曲曲折折传到山顶：“好妹妹，你们还是下山吧，要不我一声令下，麻雀可要拿你们当点心了……”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楚。

梁萧运足内力，长笑道：“谁给谁做点心可说不定！”贺陀罗心中恼怒，吹起鸟笛，雀阵呼啦啦地向两人扑来。

梁萧一边说话，一边示意阿雪靠近。他挥拳打中树干，拳劲所至，松针簌簌下落。梁萧运足内力，一前一后，呼呼拍出两掌，前掌刚劲，后掌阴柔，势如无形强弓，裹住松针漫天射出。

雀阵受了鸟笛驱使，失去神志，一味向前，不知躲闪，纷纷中针下坠，尸体布满山顶。

贺陀罗吹了一阵鸟笛，不闻动静，心中惊怪，猛可想起一事，厉声叫道：“小子，你会‘碧微箭’？”梁萧笑道：“你还不笨！”贺陀罗懊恼万分，“碧微箭”是雀阵克星，没想到竟被梁萧练成。他一念及此，杀机更盛。

梁萧逼退群雀，俯视四面悬崖，寻思自己孤身一人，或能行险下去；如果带着阿雪，绝难成事。上山容易下山难，令他深感烦忧。阿雪漫无心机，只要梁萧在旁，便觉心中喜乐，至于如何下山，根本不去多想。她见死雀甚多，拾了松树枯枝，击石取火，点燃一堆篝火，将麻雀剥去皮毛，以坑中积水洗净，一根树枝串上十只，烤得异香扑鼻。

有顷烤熟，她递于梁萧一串。梁萧尝了，但觉焦嫩合度，隐有松香气味，不由得赞道：“好手艺！”阿雪喜得眉飞色舞，笑道：“那好，以后我常做麻雀给你吃。”梁萧叹道：“常做就不必啦，今日也是形势所迫。”想到眼前困局，不由得眉头紧锁。烦恼间，他想起公羊羽在石公山借风筝脱险的事儿，不由得叹了口气，

心想：可惜此时此地，那法儿行不通。

阿雪见他愁眉不展，满腔欢喜也冷了下来，痴痴望着崖外，眼见飞鸟盘旋自在，便道：“哥哥，咱们变成鸟儿就好了，再高再远，一展翅膀就能飞到。”

梁萧闻言心动，沉吟半晌，拍手笑道：“阿雪，你说得是，咱们就变成鸟儿，飞得远远的，叫那个大恶人再也追不上。”他见阿雪瞧着自己，眼中尽是不解，便笑道，“你还记得我以前做过的竹鸟吗？”阿雪见他笑嘻嘻的，也觉开心，点头道：“记得，上好机括就能飞来飞去。可惜第一只被土土哈射坏了，第二只这次走得急，忘了带上。”

梁萧笑道：“不打紧，咱们再做一只大的，把你我带下山去。”他目光转到那棵老松上，“若要木材，这棵树也足够了。”他拔出铉元剑来，审视半晌，叹道，“铉元啊铉元，你本是神兵利器，可惜主人无能，只好累你纡尊降贵，做一次斧斤。”

他说罢，忽见阿雪向着老松合十默祷，不由得奇道：“阿雪，你做什么？”阿雪道：“我在对这棵树说，大树啊大树，你在这里苦苦活了千百年，可惜哥哥和我活命，只有牺牲你了。你若有知，我事后必然烧香拜佛，佑你往生极乐。”

梁萧欲要发笑，但瞧那棵苍老松，忽又笑不出来，寻思：草木且堪怜惜，何况天下苍生？我攻城破坚，杀人无算，又算什么呢？闷了一会儿，他按捺心事，画图伐木。他涉足西方算学以后，机关术更进一层，这只木鸟较之当年所造的竹鸟更为精巧。梁萧不敢怠慢，昼夜兼工，即使入夜也燃着松明火把赶造。

次日凌晨，木鸟完工。形若大鹰，左右翅长两丈、前后一丈五尺。下腹装设机轮，上方两侧均有绞柄，头尾、两翅共有风车四部，与绞柄相连。木鸟下端有圆木轮，轮下斜搁两条木轨，以为起飞之用。

木鸟尽管造好，其时风向不定，不便起飞。梁萧心中惴惴不安，要知此事自古未有，稍有差池，自己粉身碎骨也罢了，阿雪若有三长两短，自己九泉之下也难心安。

贺陀罗白天用鸟笛封锁下山路径，夜里在山腰石洞运功疗伤。棒伤深入骨髓经脉，婆罗门内功尽管精湛，可要治好也不容易。他向采药人打听，这座山峰名叫天都峰，意即“天仙都会”，本是黄山七十二峰中的第一险峰。自古以来，鲜有能人登顶。贺陀罗一听，雄心大起。第三日清晨，他的肩伤稍稍痊愈，便迫不及待出了

山洞，抖擞精神，飞猿般向上攀缘。

阿雪监视山下，云雾遮眼，不觉贺陀罗上山，等到发现，敌人距离崖顶不过三十来丈。梁萧暗骂：老贼来得好快！这时风偏西北，并不适合起飞。他放手一搏，搀着阿雪坐上木鸟，奋力绞动手柄，四部风车呜呜鸣转，搅得峰顶烟尘四起。

梁萧一挥剑，斩断后方绳索。木鸟顺着木轨滑下，呼的一声，没能起飞，直愣愣地向下俯冲。变化仓促，阿雪吓得双眼紧闭，尖声惊叫。梁萧也变了脸色，心中暗暗叫苦。

贺陀罗眼看登顶，忽觉头上狂风大作，只当梁萧居高临下，趁机偷袭，情急翻掌托出。这一掌以下对上，用足了十成内劲，巨力可撼千钧。木鸟被他掌风一托，向上一蹿，四部风车逆风转动。木鸟一沉又升，稳稳当当地飞了起来。

梁萧惊喜莫名，大笑道：“贺陀罗，多谢相送！”贺陀罗趴在崖上，呆望二人乘风而去，脸上尽是不信之色，倏尔手脚一软，几乎掉下悬崖。

阿雪从木鸟起飞开始，始终闭眼尖叫，直待木鸟再无颠簸，方才定住心来，张眼偷望。前方青峰簇簇，破云而出。晨光如水，在漠漠云海上染上绚烂的金色。极远处，江河如错金玉带，穿山越岭，东流入海。这几日里，她看惯了黄山美景，却没一刻如眼前这么美丽。

木鸟因风起，载着两人经过光明顶、莲花峰，穿梭在黄山七十二峰之间。清风阵阵，吹得二人衣发飘飘，心快神畅。梁萧情难自禁，搂住阿雪纤腰，阿雪低头偎入他的怀里。刹那间，两人的身心都似化去，尘世间的种种纷扰仿佛眼前云烟，缥缈散去。

木鸟飞了一阵，被清风送出山区。遥见平原上阡陌纵横，有农人望见木鸟，纷纷奔跑叫喊。

梁萧俯视下方平野，叹道：“阿雪，若能永远飞下去该多好！”阿雪张口说道：“好啊！”梁萧微微苦笑，望见前方已是长江，当下摇动手柄，木鸟向江水俯冲下去，落在江面，顺流漂去。

梁萧折下木鸟一翼，当作木桨，划到岸边。两人踏足江岸，望着木鸟漂远，心中满是惜别之情。过得良久，梁萧挽起阿雪的手，叹道：“走吧。”